

新 支 点 长 篇 小 说 丛 书



XIN ZHI DIAN
CHANG PIAN XIAO SHUO
CONG SHU
YUAN ZHI

肖克凡 著

原 址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原址

肖克凡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原 址

肖克凡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frac{1}{4}$ 插页 2 字数 273000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2490-3/I · 2224

定价:18.30 元

新支点：泛工业题材时代 ——“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序

蒋子龙

当下是一个“点子时代”——似乎用不着讨论。

“点子大王”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金融大王、汽车大王等等工业巨头并驾齐驱。“点子”是一种眼光和智慧，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物，总是那些经常能想出许多好“点子”、且具有把好“点子”变为灿烂现实的运作能力的人。

文坛亦如此。年轻的编辑家闻树国就是位“点子”很多的人——他最早是以自己的小说登上文坛的，我之所以称他是编辑家而不称他是作家，积近十年来的观察，觉得他是那种为了编好书可以自己不写书的编辑。眼下文坛缺少的正是这种具有敬业精神的优秀编

辑家。“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就是他的点子。

第一批,推出五部。阵容齐整,精壮。作者都是当今中国文坛上最活跃、创作正处于泉涌状态的青年作家。

这套书的出现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泛工业题材时代”。

工业题材曾经是作家们心照不宣的禁区。中国人的遗传基因里有着太多的儒、道、释,对工业原则有着本能的惧怕和排斥。自人类发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中华民族这个强大的历史悠久的封建帝国,就开始走背字儿,处于下风。近代史上的重大耻辱莫不是由工业落后给带来的。工业这种强大的强加于人的现代宗教,以其铁板一块的不可更改的原则,以其取代一切无法阻挡的气势,把当代作家逼到了墙角——人物被机器淹没,情感被钢铁的管道包裹,内行不写,外行不懂,艰涩难读,吃力不讨好。当代文学在工业题材上进进退退地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努力,虽有收获,却不是大面积的突破。当代作家长期处于一种“愧对当代”的尴尬之中——被现代工业品从头到脚地武装起来,却不敢表现这个现代工业社会,害怕捉襟见肘,露出才智不足的窘相。于是“好汉子不愿意做,赖汉子做不了,”大家躲之唯恐不及。

终于,无处可躲了——中国进入了工业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由工业的发展牵动着社会的灵魂,工

业的兴衰提供了对于人和生存环境的诸多思考……

作为工业急剧膨胀的标志,老城市越来越大,新城市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县纷纷改为市,乡镇成了生机勃勃的工业园区,传统意义上的或纯自然的没有一点工业的村落越来越少,政府对这些地区“扶贫”的重要手段就是送去工业。工业带来了富裕,也造成了新的贫穷、腐败和无序。工业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工业污染甚至会影响人类的遗传。人类的命运再也无法摆脱工业——这就是现实,躲开了工业,就是躲开了这个社会,躲开了当代文学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

工业左右着经济的命运,经济问题处于当今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首位,直接关系着文化冲突、贫富冲突、男女冲突和伦理道德的冲突。作家们又如何能回避现代人的这种工业命运和工业人生呢?

工业关系着每个人的生活,不再神秘,成了人人关注的社会现象。

然而要理解这种遽然而至、繁复多变的工业现实并不那么容易,想深刻地批判它就更难了。生活不是故事,杂乱,随意,严肃而荒谬,散漫而奇巧,有时“忠于现实”反而不现实,写的非常真实反而不真实,一心想表现现实却反被现实套住。比如现今工业界普遍存在着的人人都在听在传的问题,是企业亏损,资金短缺,企求合资,跨国爱情,勾心斗角,商界腐败,职工下岗……

现实中发生的小说中都有了，人们不会指责生活重复，却埋怨小说跌进了一种新套子，是在现实之下写现实，在工业之中写工业。越像越不像，越具体越不具体，陷入佛陀设置的谜语之中：“凡有言说，皆非实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撕开工业社会的硬壳、显露其伤口还不算太困难，能提供比现实更强大的真实才是工业题材的文学受到普遍欢迎的关键所在。

“新支点丛书”的作者是一批机智的又是勇于表现自己时代的作家，他们想用自己的灵性激活工业题材，用富于智慧和活力的语言揭示工业现实的冷峻和沉重。离合悲欢，灵肉升沉，把各种各样的工业生活、工业人生写得非常有趣。给工业题材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工业人物命运的“谜局”——工业题材重新“热”了起来就与此有关。即便是工业题材，最迷人的地方也不是工业本身，而是人的故事——生命之谜构成小说的魅力。

编辑一个聪明的“点子”，获得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的积极响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如此收获，真难能可贵。让人有理由相信，工业题材的创作将会变得备受关注，道路广阔，而且会越来越繁荣。

祝贺他们。

一夜之间换了厂长，工人们纷纷打听唐本旺下台的原因。一车间的工人们信息最灵，他们通过总机电话员纪格格，得知一个名叫大田保子的日本娘儿们看上了“一号堡垒”，唐本旺抗战，于是就让上边给撸了。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人们不知是祸是福，是忧是喜。

第一章

1

如果大田保子女士将她的中国之行推迟到冬季,那么这座城市肯定要度过一个没有高潮的秋天。麦格路的风景也将一如既往。大田保子女士不远万里从日本来到中国,完全出于一种旧地重游的愿望。至于她的这个愿望能否实现,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田保子女士不但来到中国而且来到中国北方这座因缺水而著名的大城市。这座因缺水而著名的大城市里的大中华日用化工厂一下就成了一个重要角色,悲喜交加被推到社会前台。

演出就这样开始了。

大田保子女士的学生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八年的上山下乡生活愈发使她对这块古老的土地充满了感情,吃着玉米喝着冷水,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不是中国人。后来她得知自己的身世,尤其是成为日本公民

之后，大田保子日夜怀念神州大地。她的最大心愿就是要在中国本土兴办实业，为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绵薄之力。大田保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的赤诚之心，日月可鉴。仲夏时节在一次市政府举办的外事招待会上，她见到了这座城市的新任副市长阚大智。

电子工程师出身的副市长阚大智，身材修长举止优雅，属于那种“洋务派”官员，高级工程师。他的中学时代曾与大田保子同在一所名牌学校读书。那时候大田保子名叫李玉梅。那时候李玉梅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竟然是一个战争遗孤。她的养父是一个忠厚老实的铁路工人。天性活泼的李玉梅则是这所学校女子合唱队的领唱，才貌双全。她的声音，宛若夜莺。时隔多年，身居高位的阚大智在外事招待会的人群之中竟然大胆认定这位日本女士就是中学时代的夜莺李玉梅。由此可见，这位女性在阚大智心中留下多么强烈的记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校友见校友，无言紧握手。大田保子面对阚大智，顿时热泪盈眶。她当即表示要将自己的全部资金投在这座拥有半封建半殖民历史的中国北方的大都市。

阚大智恰恰在这座城市的领导班子里主管工业。这座城市自本世纪初即成为中国北方工业的摇篮，机器工业与棉纺工业的发展，给她带来极大的繁荣。广袤的滨海滩涂盛产盐碱，又使这里的化学工业日见勃兴。百年兴衰，这座城市如今显得疲惫不堪——很像一个

口渴难忍而无力赶路的脚夫。工业老化,交通拥挤,城市功能衰退。近来又盛传地面明显沉降,说是滥采地下水造成的恶果。经济发展的滞缓,造成城市生活的凝固。截止到六月底,这座都市只拥有出租汽车四千辆。外地来宾惊呼走在街上见不到出租汽车。本地市民则因经济收入太低而很少“打的”。这样就费了鞋子。虽然费了鞋子,但这座城市的制鞋业恰恰又被来自南方的“浙军”所垄断。人们穿着外地的鞋子走在自己的城市里。于是这座城市在当今中国拥有双重名声。本地市民对每月可怜巴巴的几百元工资怨声载道,生活起来缩手缩脚;同时由于这里物价低廉,外埠游客大量涌入,成为疯狂购物的乐园。久而久之,本埠自卑心理日渐沉重,这里竟然成了一座别人的城市。

阍大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乐观主义者,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官从来也没有对这座城市丧失信心。在这座都市他的微笑是极其著名的。于是他微笑着给大田保子派了一辆日本本田协助考察。于是日本女士坐着日产轿车,游览着市容。故地重游,大田保子心中感慨万千。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大田保子都称得上是一个情感细腻心地善良的女子。她因此而拥有激情。

本田轿车行驶在麦格路上。麦格路在这座中西文化互相渗透的大都市里乃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大街。至少大田保子的故事就是在这条大街上开始的。坐在本田轿车里的大田保子目光凝视车窗之外,完全被麦格

路两旁的欧洲建筑风情所迷惑,以为此时自己正在地中海沿岸旅行。她的惊呼,使司机立即减速,将本田缓缓停在大中华日用化工厂门前。

她眺望栅墙里的建筑,指着大中华日用化工厂的车间自言自语说:“这哪里是一座工厂啊,分明是一座古代堡垒!如果将它改建为一座欧洲风格的夜总会。那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大田保子激动万分,甚至忘记此时是在中国。尤其院里那几株百年大树,使人想起巴黎近郊枫丹白露。她忘情之下径直走进工厂大门。拖着一条瘸腿的门卫每月只能领到一百八十元工资,因此火气很大。他的左腿是在汽车队当装卸工时砸断的,工伤。当年劳资出于对他的特殊照顾,安排他充当门卫。偌大一座工厂的大门交给一个瘸子看守,颇具讽刺意味。然而韩春利并不买账,认为目前这个位置是自己用一条腿换来的,代价过于沉重。从此他对世界充满怨气。

见一个女子大模大样走了进来,韩春利高声喝道:“找谁!找谁!”

大田保子的华语说得比日语还要流利。她操着中国普通话朗诵着一位伟人的诗词:“风景这边独好。”

韩春利低头捻着烟卷说:“景致是不错。不过这里是工厂,谢绝参观。”

“早先这里不是工厂吧?”大田保子问道。

韩春利哈哈一笑:“最早的时候,这里是美国洋枪

队的兵营，人称堡垒别墅。你知道八国联军吗？自从平定庚子之乱美国大兵开拔回国，这里归了英国托管。有人说这里成了英租界，那是谬误。是英国托管。后来呢，后来就被姜国瑞从英国工部局的巴厘先生手里买了过来，兴办工厂。你知道姜国瑞吗？都快一百岁了，还没死。你看那五座车间，从前被称为五座堡垒。这就是厂史啊。哎，你到底是哪个单位的？”

大田保子说自己只是一个游客，说着就匆匆钻进本田轿车。韩春利抬头看到的只是一个中年女士的侧影。

“噢，刚才这女的长得跟中心检验室的诸葛云裳一模一样。”

当天晚上大田保子在电话里十分激动地向阚大智副市长提出购买大中华日用化工厂“一号堡垒”的土地使用权，将其改建为“堡垒夜总会娱乐中心”，涉外服务，广泛吸引天下游客前来消费。

阚副市长实在想不起大中华日用化工厂坐落何方。他当即让秘书找来本市地图，颇费周折找到麦格路。地图上的麦格路是一条弯曲的弧线。

阚大智拍着脑门对自己说：“分工主管工业，真不知道麦格路上还有一座工厂啊。”这位上任不久的副市长深知麦格路位于本市具有极高文化保留价值的旧租界区，路两旁的建筑俗称万国建筑博览会。这个地区不应存有工矿企业。如果借此机会，将大中华日用化工厂

逐步从麦格路迁移出去,也不失为一举两得的好事。

电话里阚大智要求大田保子立即起草一份申请购买土地使用权投资兴建堡垒娱乐中心的报告,由他批转给本市化学工业总公司,速办。

大田保子在呈送阚大智副市长的关于兴建“堡垒夜总会娱乐中心”的扩初方案的导言里写道:“地处麦格路东端的大中华日用化工厂的五座厂房,其建筑外形酷似堡垒,极具欧美风格。将近百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更是一笔无形财富。尤其对西方游客颇具吸引力。‘堡垒夜总会娱乐中心’的一期工程拟选址该厂一车间,租赁土地使用权五十年。二期工程可望将另外四座堡垒(即目前的四个生产车间)一并改造为‘堡垒夜总会娱乐世界’。这样,本市将拥有一座超级国际水准娱乐中心,达到与国际接轨的目的。”

此时市长李吉钢率团出访加拿大。阚大智代理市长。这位代理市长在大田保子的扩初方案上批示:“项目甚好,从速办理。”

化学工业总公司闻讯,大喜。化学工业总公司的前身是化学工业局。机构改革,“局”从党政机关变为“总公司”企业集团,好似川剧里的“变脸”。化学工业总公司进入角色只有半年光景。如今手捧阚代市长的批示,仿佛是给一个光棍汉子找到了媳妇。化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立即通知大中华日用化工厂的厂长唐本旺,准备出租土地。

面对这一桩从天而降的包办婚姻，身高马大的厂长唐本旺毫无思想准备。被称为“一号堡垒”的一车间，目前正在利用一条旧有的生产流水线，生产一种据说市场前景看好的第三代家用清洗液——金手牌“一洗灵”。面对阍副市长的批示：“请大中华日用化工厂速与日商洽谈转让该厂一车间土地使用权事宜。”在国营企业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唐本旺颇费思量，彻夜难眠。

莫非日本鬼子又进村啦？

厂领导班子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没人发言。三位副厂长，一位去澳洲探亲，一位半身不遂住院，只剩下赵则久一位。唐本旺一看，心里就明白了。他知道自己如果不站出来，不会亡党也不会亡国，但肯定亡厂。他被一股悲壮的气氛所鼓舞，抄起钢笔在阍副市长批示的报告上写了一行字：“一车间生产正常，土地坚决不能出让。”

第三天，化学工业总公司的党委副书记来到厂里，在领导班子会议上宣布，免去唐本旺同志厂长职务。由副厂长赵则久同志担任代理厂长。

全厂千名职工哗然。赵则久，儒将。面对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怎么不用唐本旺这样的武将呢？唐本旺的事迹在厂里广为传闻。职工们都说，这两年厂子能够支撑着给大家发工资，全凭唐厂长卖了那棵大槐树，有了几分家底。

原来被称为“堡垒别墅”的院子里，栽着五株槐树。

这五株槐树已近百年，成了景致。尽管社会上滥砍滥伐之风日炽，这五位老者倒也安然无恙。

这大中华日用化工厂有两大主导产品，一是一车间生产的金手牌清洗液，分工业用与民用两种。再者就是三车间生产的金手牌皮革油系列产品。其实就是鞋油、夹克油之类的皮革制品养护油。说起来皮革养护油系列产品还是能够给企业赚钱的。但这种产品脾气不好。市场景气的时候，它不能使企业大起，即使经济效益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市场平缓的时候，它往往大落——去年的销售收入因此而下滑50%。弄得大家拿不到整月工资。工厂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在这种动不动就疲软的企业里当厂长，你先得没脾气。然后必须拥有耐心面对这种半死不活的现实。

唐本旺维持着这座工厂，银根日见吃紧。有一句歇后语这样形容厂里的经济形势：“借钱买藕吃——口口有窟窿。”

一天清早职工们前来上班，发现院里出现一个大坑。那五棵大槐树，少了一株。站在大坑周围，人们议论纷纷。这大坑直径将近十米。大树身高三丈，那根须深深扎进地里，三丈不止。这种力量，神鬼莫如。

生产科副科长姜合营说：“一定是夜里来了龙卷风，呼地一声将大树连根拔走，直上云霄。”

“直上云霄？直上云霄也得有落下来的时候吧？”

姜合营颇为认真地说：“别着急呀！过几天你等着